

槐上星

齐 勉



桅 上 星

齐 勉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海军航空兵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五十年代中期，东海舰队一个歼击飞行团进驻浙江东部，经过艰苦顽强的斗争，战胜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空军，配合舰队和陆军一举解放头岙岛的故事。

作品展现了海军航空兵色彩绚丽、雄奇壮观的战斗生活画面。其中既有紧张激烈的海空搏斗，又有扣人心弦的反特斗争；既有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又有感情真挚的甜美爱情。它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田耕、陈远志、孙涛、程波、杜芸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战士洁美的心灵和崇高的品格。

作品题材新颖，情节生动，战斗气息浓郁。

桅 上 星

齐 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青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125印张 2插页 375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书号10099·1404 定价1.35元

目 录

引子.....	1
一 南飞雁.....	7
二 在海峡的那一边.....	37
三 往事的回忆.....	57
四 龙港.....	84
五 新来的飞行员	108
六 霓虹色的梦	128
七 海空激战	153
八 归航	181
九 长机和僚机	210
十 静静的夜晚	230
十一 孤岛魔影	247
十二 太宁号的末日	267
十三 顺水推舟	302
十四 风起于青萍之末	316
十五 骨肉	330
十六 云水路	345
十七 古庙谍踪	364

十八	峰回路转	384
十九	困兽犹斗	407
二十	疾风利剑	432
二十一	天地一沙鸥	445
二十二	细雨霏霏	466
二十三	除夕	494
二十四	风云集聚	517
二十五	解铃无须系铃人	538
二十六	箭在弦上	558
二十七	“腹蛇”的下场	580
	尾声	605

引 子

解放浙江的战役已接近尾声。残敌麇集在几个临海的港埠上，正在利用抢到的船只，慌乱不堪地向近海的岛屿逃渡。人民解放军的追击部队，沿着几个不同的方向迅速向前推进。

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遗弃的物资。破旧的被服装具，残损的枪支武器，一箱箱尚未启封的弹药，横七竖八地扔在路面上。一些军用车辆，四轮朝天地倾覆在路旁的水沟和稻田里。追击部队的战士们，迅速穿过公路，潮水般涌向前面的一个敌占港口。

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斜背着卡宾枪，飞跑着越过正在行进的部队，赶上前面的先导连，敏捷地朝着队列里一位指挥员行了军礼，喊了声：“田连长！”

被喊住的这位连长，看样子只不过二十一二岁的年纪，他那沾满汗水和征尘的面孔还显得十分年青。他迅速转过身来，给通讯员还了礼。

“团长命令你连十六点以前占领码头。”通讯员清晰地传达了上级的命令。

连长带着战地指挥员特有的严肃表情，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向着队列一挥手臂：“跑步前进！”

公路上立刻扬起一股黄尘。

连队冲上一座土岗，敌占港口就在他们脚下，码头和街市都看得十分清楚。敌人开始慌乱地朝他们射击。部队在公路的两侧迅速展开，以战斗队形冲向市区。

码头上挤满了争相逃命的国民党官兵，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穿杂色服装的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他们乱糟糟地拥向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轮船早已满载，甲板上，走廊扶梯上，全都挤满了人。皮箱、木箱、五颜六色的包裹，堆得到处都是，再也找不到可以站脚的地方。但是，岸上的人还是发疯一样地向上挤。一个穿长袍的地主，一只死死死地抓住船上的栏杆，身子却还在岸上，怎么也挤不上去。他朝着驾驶台上一个肥胖的军官，大声乞求：“沈司令，求求你，让我上去吧！”

那个军官却象没有看见似的，理也没理。他向身旁的参谋长摆了下手：“开船！”

敌参谋长有点为难地指了指正在挤着上船的敌军官兵。

胖子冷冷地哼了一声：“让他们统统回去组织抵抗！”

几发炮弹落在近处，接连腾起几股烟尘，码头上更加混乱。

一个国民党上尉用斧头砍断缆绳，船体开始缓缓离岸。挤在船边的人纷纷落水。一些人抓着船舷，吊在半空，惊恐地大声呼救。

码头上发出一阵恶毒的咒骂，几个士兵恼怒地举枪向船上射击。胖子司令下令开枪，密集的机枪子弹从船上扫下

来，七、八个士兵倒在血泊里，剩下的人四散逃开。

近处，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解放军战士勇猛地冲上码头。四散的国民党兵，纷纷丢下武器，举手投降。

年轻的连长，高高地挽着袖管，提着驳壳枪冲上来。他没有去理会那些投降的敌人，而是集中力量对付逃敌。在他的指挥下，七、八挺轻机枪同时吼叫起来。

轮船在缓缓开动，船舷上的敌人有的中弹落水。

岸上，一个胳膊吊着三角巾的国民党中尉，对正在射击的解放军战士说：“沈成德就在这条船上，别叫这小子跑了！”

敌船渐渐地驶出机枪的火力圈，子弹全都落在海里了。这时，炮连的一门八二炮运动上来了。连长一见大喜，他亲热地对大个子炮手说：“来得好，就看你们的啦！”

炮手敏捷地架好炮，测了测距离，迅速开始炮击。

“轰！”“轰！”炮弹在敌船前后各落了一发，“轰！”第三发准确地落在甲板上。敌船顿时冒起黑烟。

“打得好！打得好！”战士们一齐对着炮手欢呼。

两架野马式敌机，从定海方向飞来，越过敌船，照直朝码头俯冲。

“对空射击！”连长喊了一声，伸手抓起一挺机枪。

“轰！轰！”两颗炸弹在码头上爆炸，迫击炮被炸毁，正在装弹的大个子炮手牺牲了。

连长大瞪着两只喷火的眼睛，把机枪架在木桩上，冲着敌机猛烈射击。

敌机没敢再俯冲，它在码头上盘旋了几圈，胡乱地投了几颗炸弹。敌船趁着这个机会，烟囱里冒着浓烟，逃向远处的海岛。

在敌船的驾驶台上，沈成德擦着额头的冷汗，仍在喘着粗气。

惊魂甫定的参谋长向他俯过身子庆幸地说：“多亏空军支援得及时，要不……”

码头上，怒气冲冲的连长朝敌占岛屿狠狠瞪了一眼，接着一甩手向聚集在身边的几个排长大声发令：“马上组织力量，准备渡海！”

两位军人骑着马，朝着码头疾驰而来。连长正在恼怒中，没有注意到来人。当他听到马蹄声时，骑者已到跟前。他转身一看，原来是本营的教导员陈远志。他双腿并拢，向首长敬礼。

陈远志滚鞍下马，将缰绳交给同来的通讯员，亲切地给连长还礼。

连长指着已经去远的轮船，忿忿地报告：“沈成德跑了！”他又气冲冲地补上一句，“要不是敌机捣乱，准能叫他喂王八。”

陈远志接过连长递来的望远镜，瞭望着逃跑的敌船和远处的岛屿，他沉静地说：“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他跑不掉！”

连长急切地请求：“教导员，下命令吧，我们要求立即渡海！”

教导员没有回答。他背着手若有所思地朝着大海眺望。停了一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连长：“团里的命令。你自己看看吧。”

连长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展开一看，文件上用打字机打印着一段简短的文字：

接军部命令，调你营六连连长田耕去空军航校学习。接到通知后，立即来团部报到。

陈远志在一旁说：“为了让你能打完这一仗，我给你压了三天。”

看着这份命令，田耕十分兴奋。学习飞行是他非常向往的事，他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幸福，眼睛里立刻闪出了喜悦的光彩。但是，想到马上就要离开部队，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正在进行的战斗，他又犹豫了。战争还没结束，敌人尚未全歼，自己怎么能扔下战友，到后方去学习？他眼里的光彩暗淡了，脸上出现了十分矛盾的神情，呆呆地站在那里，低着头，怔怔地望着文件，不知该怎么回答。半晌，他抬起头，苦恼地望着教导员：“在这种时刻，叫我去后方，我……”

教导员早已看透了田耕的心思，他有意用有些严厉的口吻问：“谁说要你去后方？”

田耕困惑地说：“航校还能不在后方。”

“不！那儿也是前线，是更为重要的前线！战斗比我们

这儿还要艰苦哩！”

田耕思索着教导员这意味深长的话，没有回答。

陈远志改用舒缓的口气，指了指面前的大海说：“仗已经转到天空和海上，一个新的斗争时期开始了。在这种时刻，调同志们去学习，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你看！刚才要是我们也有飞机，沈成德还能跑了？”

田耕沉思稍顷，他的表情渐渐开朗了。他态度干脆地问：“我什么时候走？”

陈远志欣慰地回答：“抓紧把工作交代一下，明天到团里报到。”

“是！”田耕爽快地答道。

陈远志亲切地看着田耕，感情深沉地说：“一场新的进军开始了，能在这个行列里当一名尖兵是十分光荣的。田耕，你先行一步吧，说不定我们还会走到一起去的。”

两人紧紧地握手。

后续部队开了上来，一队队的战士从码头下面的街道上走过。

几只洁白的海鸥，从水面上飞起，掠过码头，朝着辽阔的大海振翼飞去……

一 南 飞 雁

喷气式歼击机群，越过了杭嘉湖地区富庶秀丽的原野，飞入钱塘江口喇叭形的海峡，急速地向杭州湾对面飞去。

田耕端坐在01号机的机舱里，聚精会神地操纵着飞机，指挥着整个飞行编队。几十架同一型号的歼击机，从指挥机的两翼雁翎般向后伸展着。机队穿过宁静的海空，甩开一条条银练般的云烟，风驰电掣般向前疾飞。

田耕比几年前好象更瘦了些，双唇和鬓角上生出了浓黑的胡须，隆起的颧骨，高高的鼻梁和紧闭着的嘴唇，越发显得线条分明，简直象大理石雕刻的一样，让人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位行动敏捷、意志顽强、性情暴烈的军事指挥员。他那双虽然不大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仍然象过去那样坦率，明澈而又严峻，有着既让人生畏又使人信赖的神情。他检查了一下罗盘标示的航行方位，又轻轻地向右边压了压操纵杆，从倾斜的座舱里向下看了看地标。编队正飞行在事先确定的航线上，一望无垠的大海在机身下闪着粼粼波光，海上的点点白帆和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都迅速向后移动。海峡很快就要穿过，远处那一道模模糊糊的灰色屏幕，急速地冲着机头飞来，很快变成了轮廓分明的海岸线。田耕在无线电上发出了一两句简短的口令，对照罗盘微微调整了一下航向，率领

部队，飞向扑面而来的绿油油的浙东大地。

田耕现在是新编的海军航空兵某歼击飞行团的团长。他所指挥的这个飞行团在朝鲜战场上曾建立过许多战功。两个月前刚从朝鲜撤回祖国，划归海军建制。五天前，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行动，用最快的速度转场南下，挺进浙江，投入对空战斗。那天晚上，田耕接到紧急通知，要他直接到华东海军司令部去领受任务。在一间宽大而宁静的办公室里，司令员亲自接见了。首长关切地询问了部队和他本人的情况，对飞行团能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充分的休整，迅速完成了兵员装备的补充很满意。他微微地点着头说：“看来你们脑子里的那根弦还没有放松啰。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田耕的眼睛亮了，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他嘴上回答：“请首长指示。”而那满含希望的眼神，却已在向司令员请求任务了。

司令员会意地笑了笑。然后神态变得严肃起来：“要交给你们的是一副重担子。你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司令员接着简捷明了地向田耕下达了命令：飞行团要立即转场南进，飞往浙江沿海新建的一座军用机场，开展对空作战。司令员拉开墙上的布幔，在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指明了机场的位置和飞行团的活动范围及作战区域，然后又详细介绍了敌情。浙江虽已解放多年，但战斗始终没有停止，至今敌人还盘踞着几座岛屿，其中最大的一座叫头嵛岛。岛上驻有国民党陆军七千多人和一支海军分遣舰队。他们以此为基地不断对我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我们的空军还从来没有

到过浙江，整个浙海上空还暂时被敌人控制着。国民党空军第四联队的飞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掩护他们的海岛驻军和水面舰艇，不断对我海上船只、沿海港口和内陆城市进行空袭。田耕团这次入浙作战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空中有生力量，夺取浙江沿海的制空权，护航护渔，进而配合陆海军部队解放敌占岛屿。

司令员拉开台湾省地图，指着岛子西北部插着一面小蓝旗的桃园机场说：“看，你的对手就驻在这儿。在国民党空军的几个战斗机联队中，第四联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它共有九十几架作战飞机。联队长名叫沈约图，是个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少壮派军官，听说飞得不坏，而且诡计多端。他手下的飞行员也多是些飞了多年的老手。对这个敌人你应当有足够的重视。”最后，司令员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团将是我军进驻浙江的第一支空军部队。在我们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这还是第一次使用空中力量。浙东沿海紧靠台湾海峡的北端，被蒋介石视为生命线，过去几年一直在拚命和我们争夺。你们一旦在那儿出现，必然给敌人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将会倾尽全力对付你们。由于目前浙江的交通条件和地面设施情况，还不允许我们把更多的部队调到前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们将面对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独立作战。你们团在朝鲜立过功，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我是信得过的。但毕竟创建历史很短，缺乏系统的训练，有许多飞行技术还没来得及掌握。这给你们执行这次作战任务增添了困难。田耕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时记住肩上担

子的分量。”

田耕认真地听取了首长的指示。他象往常在接受任务时那样，用坚定的毫不含糊的语气，表示了态度：以最快的速度把部队带上战场，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作战任务。

田耕回到部队以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中去。几天来，他几乎没有眨一眨眼。通过党团组织和各级行政机构，全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完成了战斗转场的准备工作。在接受任务后的第三天，以副团长李明甫为首的一支精干的先遣队就出发了。他们乘汽车赶赴浙东新建的空军基地，组建临时指挥所，准备迎接空中部队转场。昨天，飞行团的大部分地面人员携带着全团的地面设备，分乘两艘大型坦克登陆舰，由海路出发，驶往浙东。今天，田耕率领全团飞行员，由空中转场，飞向战区……

起飞前，田耕对国民党空军第四联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机型性能、活动规律等都进行了了解和分析。对敌我双方各自的长处和弱点作过多次比较。他认为，有利的因素是我们的空军从未在浙江沿海出现过，国民党空军只习惯于在没有空中威胁的情况下活动，缺乏进行空战的思想准备，有的飞行员缺乏实战经验。他们的基地远离战区，缺少远距离雷达设备，很难侦知我方空军的调动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秘密转场，迅速作好迎战准备，一旦敌机出现，立即抓住战机，给他个出其不意的迎头打击，肯定可以收到良好的战果。所以，今天飞机起飞时，他作了特别安排，空中通话严格使用密语代号，而且力求简短；为了不被

敌人雷达发觉，规定编队飞行的高度要大大低于正常情况。因此，航线上经过的一切地标地物都看得十分清晰。

部队越过银色的海岸线，飞入人烟稠密的浙东沿海平原。机翼下闪过了一个个象镜子似的闪闪发光的湖泊和一条条象飘带一样蜿蜒曲折的河流。这熟悉的景物，引起了田耕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深情回忆，五年前大军南下横扫残敌的雄伟画面重又浮在他的心头。他轻轻地自语道：“啊，浙东，我到底又回来了！”

“301，航向280°，我是黄河。”耳机里传来副团长李明甫从新基地发出的简短的航行引导。

“301明白。”田耕向地面指挥所回了话。眼睛向仪表板扫了一下，又转头瞭望了自己的部队，检查了偏队的航线和飞行情况，率领飞行团对准机场的方位，照直地飞过去。

编队越过了一条大河。前面，在一群山峰中间有一块平坦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在两条大河交汇的地方，有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城市的西北方，盆地的边缘上有个椭圆形的白圈，那就是新建机场的跑道。

田耕用无线电通报部队，降低速度准备着陆，他自己则推了推操纵杆，领头飞向机场。

“唻——”轮船的汽笛长鸣一声，庞大的船体缓缓靠上江边的码头。

码头已经相当古老，石板铺砌的路面坑坑洼洼的。沿江散布着一些陈旧的老式西洋建筑，已经剥蚀得很厉害的灰色

墙壁上，斑斑点点地保留着一些外国公司的广告。只有正冲着码头的一座大楼已经修葺一新，楼顶上高高地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楼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国营轮船公司的牌子，显得非常醒目，给这古老的码头增添了一派生机。

轮船第二层的硬席客舱里，一前一后地走出了两个海军军人。前面那位是原来田耕所在部队的营教导员陈远志。他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和几年前相比，显得有些苍老了，面孔更其清瘦，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挺深的鱼尾纹，眼窝微微塌陷下去。一双大大的、有些近视的眼睛，好象总是在沉思，而又总是含着一丝亲切的微笑。这眼睛使整个面部表情显得十分温厚可亲。他那苍白的脸上带着明显的病容，但精神却非常振奋。他很有兴致地打量着码头上的景物。

后面那个穿水兵服的青年战士是陈远志的通讯员小王。胖墩墩的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他提着个柳条包，朝着岸上瞥了一眼，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到处是洋鬼子留下的破烂，真腻味！”

陈远志回过头来，朝着战士笑了笑：“五口通商的旧埠嘛，帝国主义经营了上百年，刚刚回到人民怀抱才几天？没有殖民地的痕迹？别急，小伙子，用不了几年，这儿就会变样。”

两人随着人流，顺着弦梯走上码头。

陈远志现在是田耕所在团的政治委员。正象几年前在送走田耕时他似乎无意说的那样，他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到空军，受命组建一个歼击飞行团。